趙孟頫告病辭官考

趙　華

大德三年（一二九九），趙孟頫以翰林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眾多年表及論文認爲此職一直延續到至大三年九月，王連起最早提出這期間有過辭官（註一），因爲趙孟頫曾署「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款，具體時間和原因未見詳考，這個章節被楊載爲趙所作之〈行狀〉略去，不爲人知。本文對此次辭官的時間和原因，以及這一時期趙孟頫行事、作品作出了整理和考辨。筆者認爲辭官發生時間爲大德十年（一三〇六）約七月之後，原因爲疾病。

趙孟頫大德、至大期間作品官銜署款統計

王連起提出趙孟頫大德末年的辭官問題，根據是大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趙孟頫書〈嘉興路重修廟學碑記〉所署官銜爲「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但是統計規模偏小，上下限過寬，也難以推知辭官原因。

擴大範圍排列存世趙孟頫書碑墨蹟碑拓及著錄中的官銜署款有表一：

統計可見：

一、署款「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的作品共六件，最晚年款「大德九年」；

二、署款「前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的作品共三件，最早年款「大德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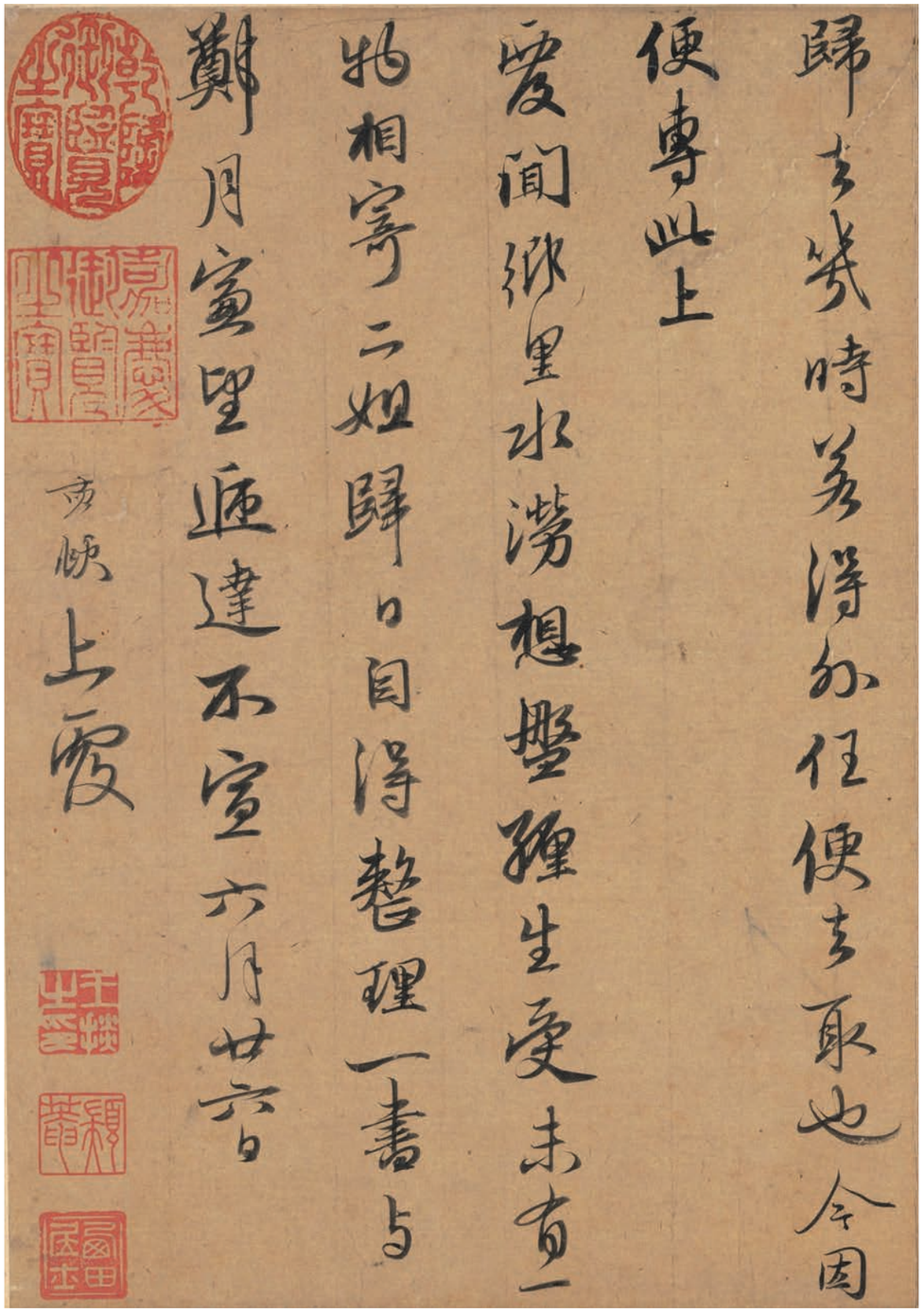
三、三次寫作「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一次寫作「前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不署職官，最早年款「大德十一年」；

四、缺大德十年年款、官銜作品；

五、另見《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三著錄至大元年七月一日〈義學記〉亦署「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大範圍作品統計確證了大德末年趙孟頫的辭官。

這一判斷還可通過趙孟頫卸任後的接任者考察合證，據至大元年江浙儒學司刊本《唐詩鼓吹》有趙孟頫、



趙孟頫　除授未定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趙孟頫大德、至大間書碑署官銜作品統計

年　　款	作品名稱	署　　款	收藏或著錄
大德七年某月某日	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臺北私人藏墨蹟
無年款（約同〈三清殿記〉）	玄妙觀重修三門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墨蹟
大德七年十二月一日	上虞縣蘭芎山福仙禪院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
大德八年四月	紹興路增置義田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
大德九年	張弘綱墓誌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北京文物研究所藏原石
無年款	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上海博物館藏墨蹟
大德十一年正月	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後節殘缺）	北京圖書館藏拓本
大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嘉興路重修廟學碑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北京圖書館藏拓本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	松江寶雲寺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私人藏早期照片本
至大元年	故總管張公墓誌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蹟
至大元年七月一日	義學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三
至大二年正月七日	常熟知州盧侯生祠記	前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
至大二年	臨濟正宗虎丘紹隆禪師碑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筆者藏拓本
無年款（約至大二年）	常清淨經（樂善堂帖）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北京圖書館藏拓本

武乙昌、姚燧序，盧摯跋，武序曰：「至大戊申浙省屬儒司以是編鋟之梓，僕實董其事」，武乙昌就是這個接任者，此結論最先被日本學者櫻井智美提出。（註二）

但是，根據以上分析趙孟頫辭官時間從大德九年到大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之間都有可能，既不具體，又無法分析原因。

注意到表中還有兩件作品，〈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無年款，〈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官銜殘缺，併案考察或能解決。

趙孟頫辭官儒學提舉的準確時限

〈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圖一）現藏上海博物館，印鑒分期一損（大德五年至大德十一年）（註三），塔銘由通慧大師祖闍撰，末尾詳細敘述了求銘、寫銘的經過：

> 師以宋淳熙己亥（一一七九）始生，慶元丁巳（一一九七）始爲浮圖，嘉定丁丑（一二一七）始爲宗師，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六，塔骨後五十四年。

骨後五十四年，法侄祖闍主茲山，來之子希遇，以昔育王物初叔父所狀之行，求銘於予，予婁以三短，固辭，曰：「昔平園銘佛照塔、平齋銘佛心塔，皆玉堂名筆，師爲佛心嫡嗣，須得周洪大手發揮爲宜。」請之益勤，強按所狀，敘次之。

根據「始生→世壽→塔骨」和「浮圖→僧臘→塔骨」兩條線索可以推算出求銘、書寫的具體時間。由於虛歲虛年計算的差異和傳遞，最終的求銘時間會出現多個結果：

按世壽卒年計算：

一、始生一一七九年加世壽七五歲，即一二五四年。

二、始生一一七九加世壽七五減虛歲一年，即一二五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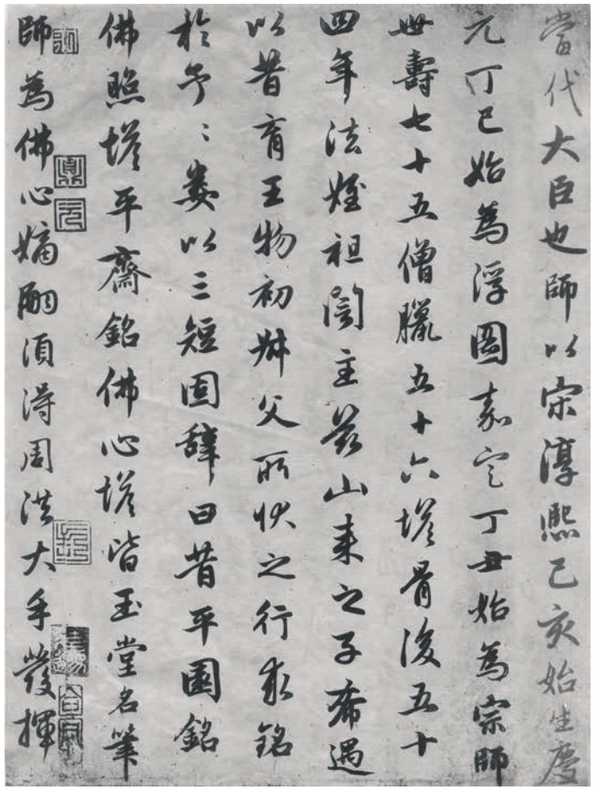


圖1　元　趙孟頫　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按僧臘卒年計算：

一、浮圖一一九七加僧臘五六即一二五三年；

二、浮圖一一九七加僧臘五六減虛歲一年，即一二五二年；

按世壽虛歲、僧臘實歲正好吻合，濟禪師卒年應在一二五三年，可根據「塔骨後五十四年」計算書寫時間即求銘時間：

一、卒年一二五三加塔骨五四即一三〇七年（大德十一年）；

二、卒年一二五三加塔骨五四減虛歲一年，即一三〇六年（大德十年）。

這個二選一問題，如果有另外的作品來約束上下限，則可以精確鎖定其書寫時間，這件作品就是〈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

〈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有拓本殘本存世，北京圖書館和傅斯年圖書館均有藏，惜官銜殘缺不全。

查《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有斷前著錄（圖二），畢沅、阮元對於趙孟頫的官銜百思不解：「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大德十一年正月立……此碑結銜云『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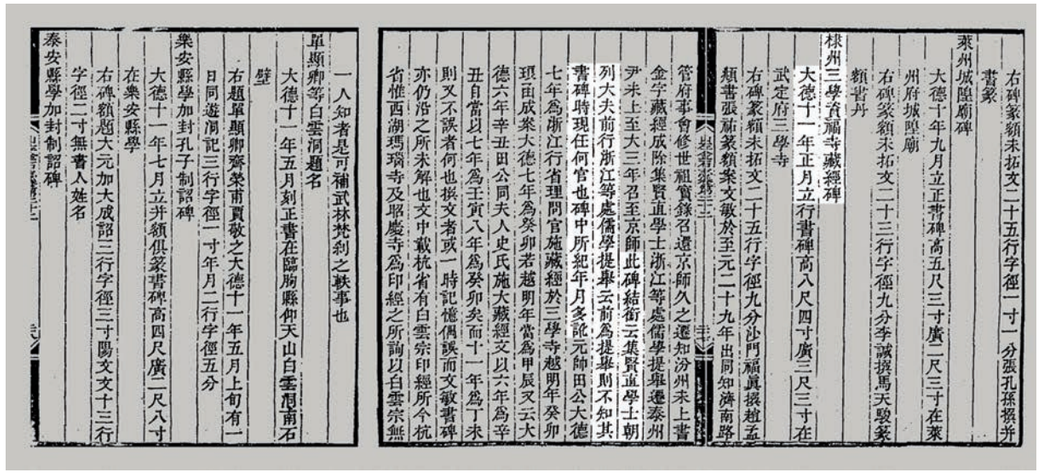


圖2　畢沅、阮元　《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　〈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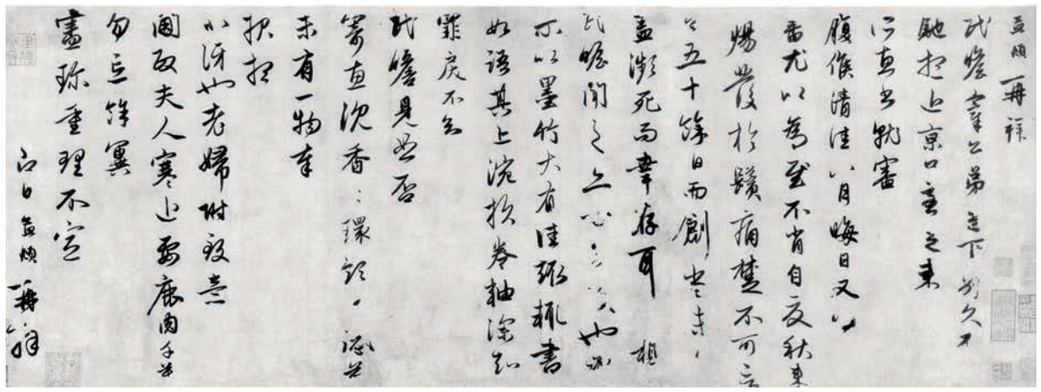


圖3　趙孟頫　民瞻十劄帖．瘍發於鬢劄　上海博物館藏

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云』，『前』爲提舉，則不知其書碑時現任何官也，碑中所紀年月多訛……撰文者或一時記憶偶誤，而文敏書碑亦仍沿之，所未解也。」一般來說，立碑時間會晚於書寫時間，因此〈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書寫時間甚至有可能略早於「大德十一年正月」。

由此，署款爲「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的〈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下限爲大德十一年正月之前，書寫時間只能是大德十年，趙孟頫辭官儒學提舉的時間上下限也就此了然。

瘍發於鬢與告病辭官

與同知濟南時期兩起兩落、削職貶官、託病離京（註四）不同，提舉江浙期間並未見趙孟頫有明顯政治、經濟風險和污點，且與主政、廉訪江南的各級官員、地方巨族、僧道等都有良好交往記錄，這次辭官的眞正原因更應考慮嚴重的疾病。

全面篩查趙孟頫述及疾病的信劄，排除較爲明確的晚年描述如〈致中峰和尙十一劄〉等，最爲嚴重的描述見於〈民瞻十劄帖．瘍發於鬢劄〉。（圖三）

孟頫再拜民瞻宰公弟足下：別久不（勝）馳想。近京口急足來，所惠書就審，腹（履）候清佳，八月晦日又得書，尤以爲慰。不肖自夏秋來，瘍發於鬢，痛楚不可言，今五十餘日，而創尚未□，蓋瀕死而幸存耳，想民瞻聞之亦必□（笑）也。承示以墨竹，大有佳趣，輒書數語其上，浣損卷軸，深知罪戾，不知民瞻見恕否。寄惠沉香香環，領（次），感荷，未有一物奉報，想不訝也。老婦附致意閭政夫人。寒近，要鹿肉，千萬勿忘。餘冀盡珍重理。不宣。即日孟頫再拜。

劉中病況：「瘍發於鬢，痛楚不可言，今五十餘日，而創尚未□，蓋瀕死而幸存耳」非常嚴重。

瘍，本義癰瘡的潰爛，或作瘡、癰、疽、癤等的通稱：發，爆發、破潰之意，在缺少抗生素的當時是生死重症，《松雪齋集》裡兩篇文章提到「瘍發」的嚴重後果：一篇是外集〈五兄壙誌代姪作〉記敘其兄趙孟頫「大德乙巳（九年）五月，瘍發於背竟不起」；另一篇卷九〈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誌銘〉，墓主爲其交好的崇德濮鑒，「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爲。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

筆者對《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瘍發於…」病例略作統計，連同《松雪齋集》合計十四例，十一死三愈，其中一死三愈描述了發病時症狀，如「不能視事」、「不良於行」、「寢食俱廢」、「幾死」等，可見趙孟頫自敘的「痛楚不可言」、「瀕死而幸存」並非虛言。

單國強先生根據史、傳記載趙孟頫所稱的「病辭」將上海博物館藏〈民瞻十劄卷〉全部壓縮到元貞元年到大德三年賦閑期間，並由〈瘍發於鬢劄〉反證元貞時期趙孟頫確實患病（註五），徐邦達等將此十帖按書法風格定到元貞至大德末年，建立在風格排序分析上，這個意見更爲可靠和值得重視。

趙孟頫元貞前後行書作品較多，通過書法風格分析，具有較明顯的米芾筆法特徵（註六），結字上則是「頭重腳輕」的「嬰戲體」形態（註七），而包括〈瘍發於鬢劄〉在內的〈民瞻十劄〉中多帖已經脫去早年風格，成熟勁健，大開大合。

從趙孟頫書信中提及管道昇的第三人稱稱謂考察，這件作品稱管道昇爲「老婦」，就不可能早到元貞元年管道昇虛齡才三十四歲之時。如表二，三十二幅趙孟頫書信眞跡中稱謂的統計表明，現存最早稱管道昇爲「老婦」的作品應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德十年〈致國賓山長．入城帖〉，是年，管道昇四十五歲，把「八月晦日又得書」、「即日」等句可知此帖書於八月最後一日，已爲「幸存」，則「瀕死」之「五十餘日」發生在七月上旬至八月下旬。考慮到單純「老婦」、「老妻」稱謂的書信文獻未必完整，並且可能出現兩種稱謂的漸變交叉，不妨假設有病而不辭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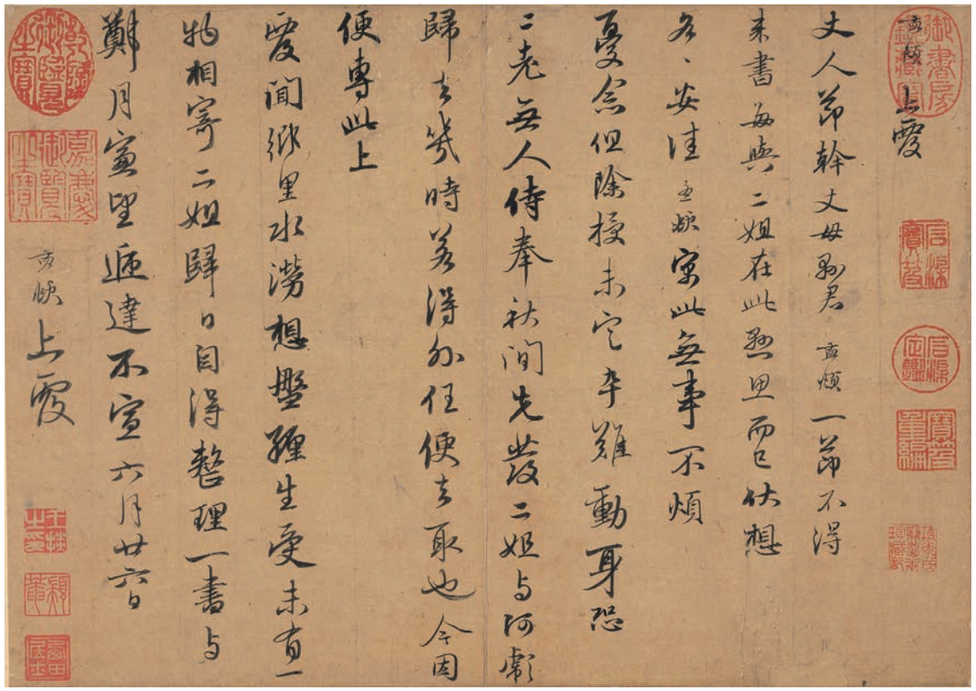


圖4　趙孟頫　除授未定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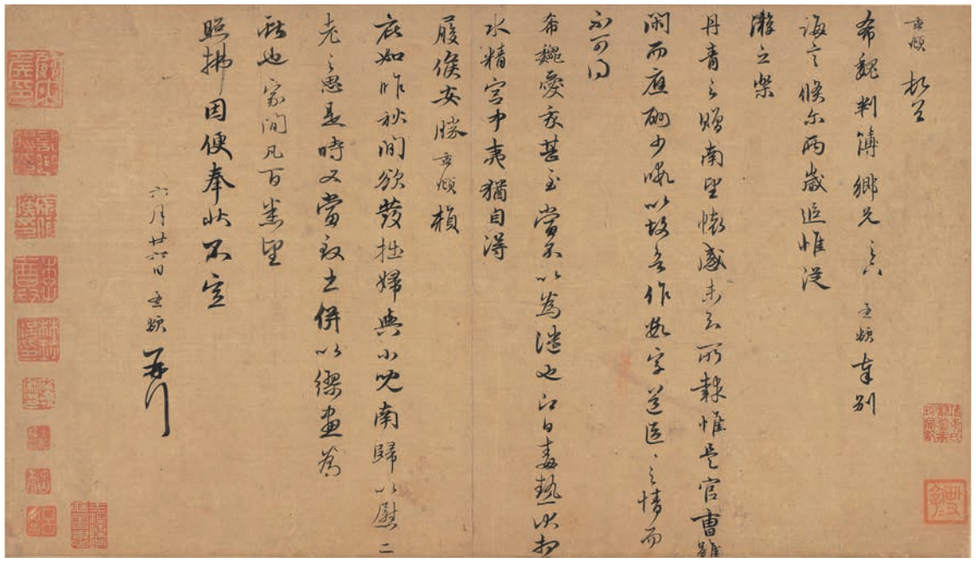


圖5　趙孟頫　倏爾兩歲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2　趙孟頫書信對管道昇的第三人稱稱謂統計（註八）

稱謂與期限	編號	作品名稱	內容摘句	考年
二姐（家書）	一	除授未定帖（圖四）	秋間先發二姐與阿彪歸去	至元二十八年
拙婦（婚後～大德十年或十一年）	二	倏爾兩歲帖（圖五）	秋間欲發拙婦與小兒南歸	至元二十八年
	三	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	拙婦附伸	至元二十九年
	四	致田師孟．到濟南帖	拙婦再三伸意嬸子夫人	至元二十九年
	五	致季宗元二劄卷．度日帖	拙婦附此起居諸位夫人	至元三十一年
	六	致田師孟．專遣急足帖	拙婦附致嬸子夫人	至元三十一年
	七	致晉卿提領．欲求妙藥帖	拙婦前月廿三日勉身	約大德六年（另文）
	八	民瞻十劄．不聞動靜劄	拙婦附承嬸子夫人動靜	大德五年後（同註3）
	九	民瞻十劄．遠寄鹿肉劄	拙婦同此上問	約大德十至十一年
老婦（大德十年～至大二年）	十	致國賓山長．入城帖	老婦附承堂上安人動履	大德十年（同註1）
	十一	民瞻十劄．瘍發於鬢劄	老婦附致意閫政夫人	本題
	十二	近得帖	老婦不及作姨姨安人書	約至大元年（另文）
	十三	致中峰六劄．幼女麼亡帖	老婦鍾愛此女	至大二年（另文）
	十四	致靜心相干執事．小女帖	老婦附此致意	至大二年（另文）
	十五	近來吳門帖	老婦附致意堂上安人	約至大二年（另文）
老妻（至大二年～延祐七年管道昇去世後）	十六	致中峰六劄．亡女帖	老妻以傷女故殊黃瘦	至大二年（另文）
	十七	致中峰六劄．承教帖	老妻附致頂問之意	至大三年（另文）
	十八	致中峰十一劄．吳門帖（圖六）	即與老妻同看	約至大三年（另文）
	十九	致中峰六劄．長兒長往帖	老妻附問信	至大四年
	二十	六帖冊．致次山總管竊祿帖	老妻致意閤政夫人	皇慶元年（1312）
	二一	致中峰六劄．得旨暫還帖	孟頫與老妻小兒皆善達	皇慶元年
	二二	致景良賢昆仲大孝．禍變帖	老妻附問堂上安人	皇慶二年（另文）
	二三	致中峰叨位帖	老妻自有書	延祐五年
	二四	致中峰十一劄．南還帖	老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	延祐六年
	二五	致中峰十一劄．醉夢帖	孟頫自老妻之亡	延祐六年
	二六	致中峰十一劄．兩書帖	與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緣	延祐六年
	二七	致中峰十一劄．塵事帖	五月十日老妻祭辰	延祐七年
延祐六年管道昇去世後	夫人 二八	七劄冊．致進之提舉八年帖（圖七）	何圖酷禍夫人奄棄	延祐六年
	先妻 二九	致中峰十一劄．還山帖（圖八）	普渡功德此乃先妻願心	延祐六年
	三十	致中峰十一劄．丹藥帖	自先妻之亡凡事罔知所措	延祐六年
	三一	致中峰十一劄．入城帖	先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	延祐七年
	三二	趙氏一門合劄．先妻帖	近爲先妻再期	至治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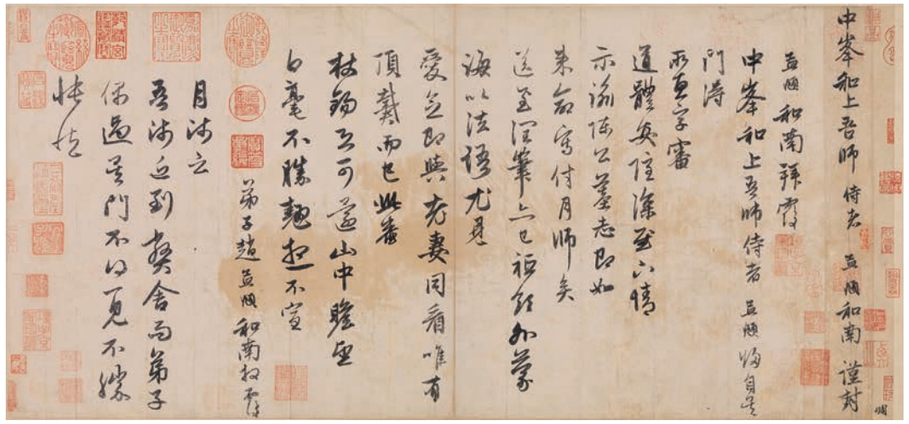


圖6　趙孟頫　致中峰十一劄．吳門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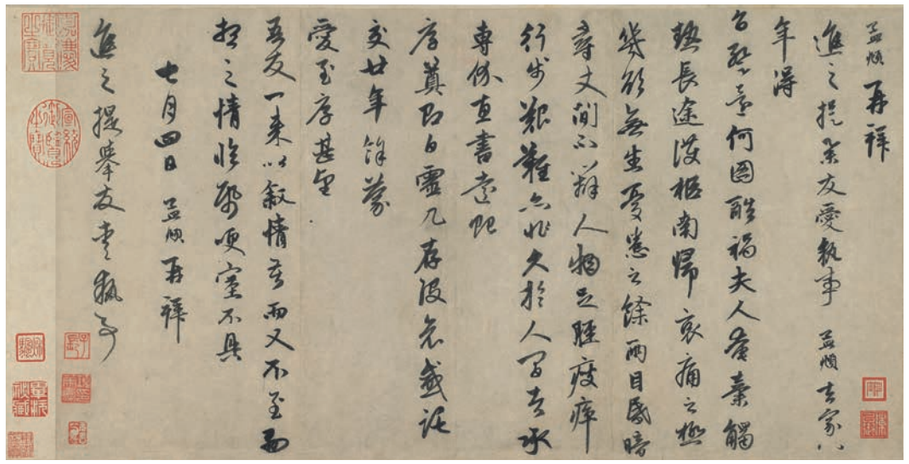


圖7　趙孟頫　七劄冊．致進之提舉八年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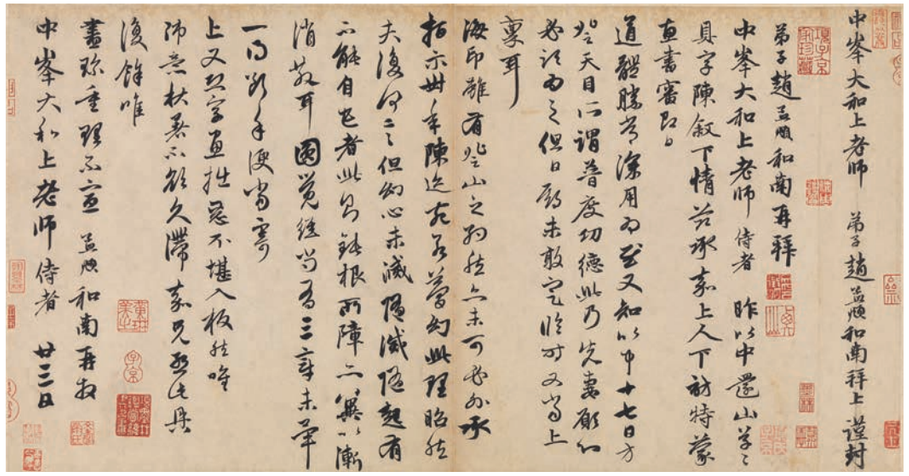


圖8　趙孟頫　致中峰十一劄．還山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辭後再病，反向篩查臨近年份七、八月是否有「不能視事」等情況：

大德八年：八月十五日，跋武宗元〈朝元仙仗圖〉，眞跡，現存紐約明德堂；大德九年：七月、八月，連續爲嘉興縣主簿謝天錫、海道運糧千戶謝斗元、五兒趙孟頫撰寫三篇墓誌，見《松雪齋集》；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與牟巘（一二二七～一三一一）合作，書〈嘉興路重修廟學碑記〉，上節已錄；至大元年：約此期爲王泰來撰〈有元故征士王公墓誌銘〉見《松雪齋集》、七月爲劉致跋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藏處不詳，有珂羅版印本）、九月十二日爲郝天挺作〈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見《松雪齋集》、傳元好問《唐詩鼓吹》。

因此，〈瘍發於鬢劄〉歸爲大德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查曆法，是年八月僅二十九天）所書是最爲合適的，與前文所考之辭官署「前」形成因果，名之「告病辭官」，則〈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書於大德十年上半年。

相關作品

這次病危與辭官的近似敘述還見於《松雪齋集》卷三〈酬潘提舉〉：

臥病六十日，憒憒無一欣。
時取古書讀，那復能知新。
客從遼東來，一見意自親。
高談極虛無，微言合道眞。
遠宦萬里外，飄然絕埃塵。
歸來如老鶴，笑視世間人。
胡爲肯顧我，扁舟雪溪濱。
白髮我已老，青雲子當伸。
京師人物園，子往無逡巡。
而我慵惰久，棲遲甘隱淪。

詩中潘提舉即潘東明，至大三年以「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作〈賽氏家傳〉，皇慶元年九月一日以「前征東省提舉儒學」作〈浮梁州建學序〉。（註九）「臥病六十日」，此詩當略晚于「五十餘日」的〈瘍發於鬢劄〉，故當作於九月上旬。「而我慵惰久，棲遲甘隱淪」，提示辭官略在此前後。「白髮我已老，青雲子當伸」則是「退、進」「老、新」的對仗，仍然說的是辭官的事情。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酬潘提舉〉同卷前一首〈哀鮮于伯幾〉云「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瀕死」而「追痛」，此詩亦當同時，可爲鮮于樞卒年之爭增添新的互證。按，古人以虛歲紀年，則可溯推鮮于樞卒於大德六年。

《三希堂法帖》還有一件〈與子陽總管劄〉（圖九），書法類似〈宗陽宮帖〉、〈許惠碧盞劄〉、〈紈扇賦〉等，用較寬的鋪毫寫較長的筆劃，屬大德中後期，〈三門記〉之後的寫法，應在告病辭官相鄰期。

子陽總管友愛閣下。孟頫記事再拜
子陽總管友愛閣下：近承遣令郎見過，此意何可得。即日伏惟履候勝常，孟頫恃愛有稟，往年子陽苦瘧瘥，聞得奇方而愈，輒欲求此方。望錄以見教，乃大幸也。專此奉聞，不宣。孟頫記事再拜。

此帖問及「瘧瘥」之疾，並「欲求此方」，「瘧瘥」俗稱瘧子頸或老鼠瘡，外科疾病，約同於今淋巴結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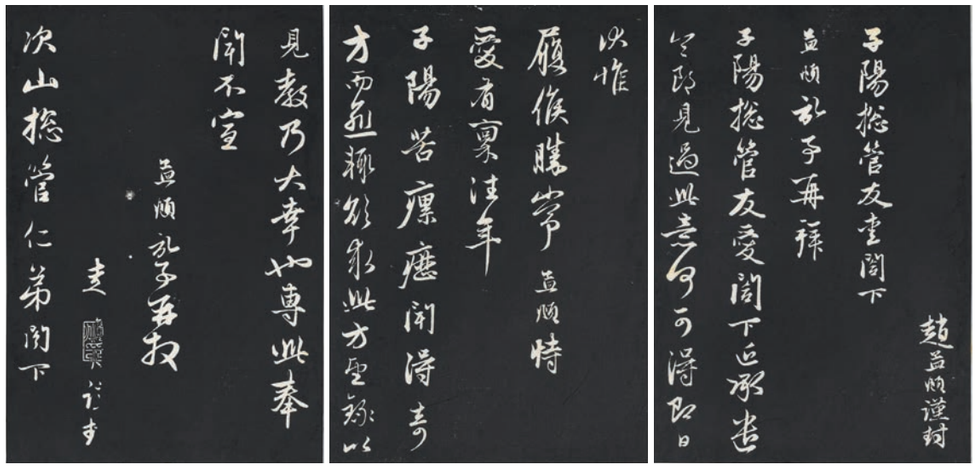


圖9　趙孟頫　致子陽總管・瘰癧帖　三希堂法帖

類，好發於頸部、耳後，已化膿的腫塊經切開或自行破潰後，流出清稀膿水，夾有敗絮狀物質，瘡口呈潛行性管腔（表面皮膚較薄，皮下有向周圍延伸的空腔），瘡口肉色灰白，四周皮膚紫黯，並可以形成竇道。

瘡不治則潰，潰而爲瘍。趙孟頫「瘍發於鬢」，或稱「鬢疽」，也同樣應該有因果、有前後期。雖然二者病理、發病部位不一，但潰後成瘍的治療則是可以參考借鑒的。此帖可能與趙孟頫的「瘍發於鬢」有關，亦或與大德九年趙孟頫之「瘍發於背」有關，存疑待考。

結論

綜上所述，趙孟頫在大德十年七月前後，因「瘍發於鬢」告危，「臥病六十日」，並在這一時期辭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間至大二年中期曾獲任揚州路泰州尹，但「需次」未上；這次病辭，前後「閒居」四年，直到至大三年九月受召再赴大都。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註釋

1. 王連起，〈國賓山長帖考〉，《書法》第四期，一九九五，上海書畫出版社。
2. 櫻井智美，〈元代的儒學提舉司—以江浙儒學提舉為中心〉，《東洋史研究》第六一卷第三期，二〇〇二。
3. 趙華，〈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七五期，二〇一四，頁一一四—一二七。
4. 趙華，〈趙孟頫同知濟南考〉，《東方藝術・書法》第三期，二〇一三。
5. 單國強，〈趙孟頫信劄系年初編〉，《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二期，一九九五。
6. 趙華，〈趙孟頫《論枕臥帖》小考與元初書畫收藏生態〉，《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五四期，二〇一二，頁九八—一〇五。
7. 趙華，〈由《與子儼等疏》談託病江南時期趙孟頫書法風格的嬗變〉，《中華書畫家》第十期，二〇一五。
8. 表中一、二、十八、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〇、三一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十、十五、二三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八、九、十一、十二為上海博物館藏；十三、十六、十七、十九、二一為日本靜嘉堂文庫藏；二〇為臺北陳氏藏；三為一九九六年三月紐約嘉士得拍賣；四、六為三希堂法帖；三二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七、十四、二二藏處不詳，見於《趙孟頫墨蹟大觀》，一九九五，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9. 納巨峰，〈賽典赤家族元代家譜初考〉，《民族研究》第一期，二〇一二。